



张超：“飞鲨英雄”魂系海天

关乎生死的4.4秒 他推杆到底全力挽救飞机

死亡边缘 他选择全力救机

2016年4月27日，张超加入舰载航空兵部队的第90个飞行日。再有3个飞行日，他就能完成剩下的训练任务，顺利上舰。

“舰”，指的是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。只有在航母上完成起降飞行训练，取得上舰资格认证，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。

那一天，连续完成两架次海上超低空飞行后的张超，驾驶战机起飞当天最后一个架次飞行任务——陆基模拟着舰训练。

“挺好！”“真棒！”……后轮触地、前轮触地、滑行……那片被称作“黑区”的模拟航母飞行甲板上，又叠上了3道漆黑的轮胎擦痕。张超近乎完美地操纵飞机精准着陆。

在飞行部队，这或许是最让人放松的时刻了，飞行员们在休息室里说笑着，等着张超回来一起转场。塔台下的一间办公室内，某舰载航空兵部队队长戴明盟、参谋长张叶正在商议第二天的飞行计划。

然而，战机刚刚滑行了2秒钟，无线电里突然传来语音报警：“117电传故障，检查操纵故障信号！”

电传故障，是歼-15飞机最高等级的故障，一旦发生，系统会自动报警，并在无线电中广播；一旦发生，意味着飞机失去控制。

那一刻，是12时59分11.6秒。紧跟着报警声，不到2秒钟，战机机头急速大幅上仰，飞机瞬间离地，机体与地面接近垂直！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。

“跳伞！跳伞！跳伞！”飞行指挥员徐爱平对着无线电大喊。

几乎同时，火箭弹射座椅冲破座舱盖，“呼”的一声射向空中……

那一刻，是12时59分16秒。戴明盟、张叶马上往外冲，朝着张超落地的方向一路狂奔。

由于弹射高度太低，角度不好，主伞无法打开，座椅也没有分离，在空中重重落下，在草地上砸出一道深深的痕迹。

戴明盟、张叶马上给张超解开氧气面罩，摘下头盔，锯断伞绳。张超脸色发青，嘴角有血迹，表情十分痛苦，但仍有意志。

“左胳膊疼，可能是骨折……”他说。

救护人员赶到了，张超被紧急送往医院。

20多分钟的路程，张叶从未觉得如此漫长。“我是不是要死了，再也飞不了了……”张叶没想到，这句话竟成了张超最后的告别。

2016年4月27日15时08分，一颗年轻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。

彩超检查显示，在巨大的撞击中，腹腔内脏击穿张超的胸膈肌，全部挤进了胸腔，心脏、肝脏、脾、肺严重受损。医生说，那么重的伤，能坚持到医院已是奇迹。

片子拿给戴明盟，这位经历过多次空中突发险情的英雄试飞员却没有勇气看一眼，久久沉默不语的他找到一个没人的房间，让眼泪肆意流淌……

自从1992年父亲去世，这个刚



如鹰击长空，似飞鲨蹈海……

夏日的渤海湾畔，巨大的轰鸣声中，一架歼-15舰载机风驰电掣，频繁起降。

然而，这火热的一幕，那位年轻的飞行员却再也看不到了：

2016年4月27日，在驾驶战机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时，飞机突发电传故障，危急关头，他果断处置，尽最大努力挽救战机，推杆无效，被迫跳伞，坠地后受重伤，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，年仅29岁。

魂系深蓝海天间，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的丰碑上将永远铭刻下他的名字——

张超，男，1986年8月出生，湖南岳阳人，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正营职中队长，海军少校军衔，一级飞行员。



张超驾驶歼-15战机顺利完成首组开飞任务(2016年1月27日摄)



张超的女儿睡在爸爸生前最爱穿的飞行服上(7月18日摄)

本版图片 新华社 发

强的汉子已经24年没有哭过。

“飞参记录表明，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.4秒里，张超的动作是全力推杆到底。”戴明盟说，张超肯定知道，歼-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，发生电传故障，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。

生死关头，张超却做出了一个“最不应该”的选择……

那奋力一推，是他意图制止机头上仰，避免战机损毁的最后努力。

心爱的战机，那早已与他的灵魂融为一体的战机，在张超的心里，比生命更重要……

知道危险 不畏惧从零追赶

“张超的飞行技术，是同龄飞行员中最优秀的。”时任歼-8改装大队大队长的郭占军这样评价他。

2014年5月，海军向西沙永兴岛派驻新型三代战机。那一天，一架外军飞机实施抵近侦察，张超奉命战斗起飞。他寸步不让，与外军飞机斗智斗勇，成功将其驱离。

随着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入列超过2年，战斗力建设迫在眉睫，海军在三代机部队破例选拔舰载战斗机飞行员。

得知消息后，张超第一个报名申请。

此时，他已飞过6种机型，单位正准备提升他为副大队长。

选择舰载飞行，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，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。而家属刚刚随军、孩子不满一岁的张超，最需要的是生活、工作稳定。

与张超谈话时，考官戴明盟第

一个问题就是：“舰载机飞行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危险的飞行，你愿不愿意来？”

“我知道危险，但就是想来。”张超语气中流露出的坚定与果敢，戴明盟记忆犹新。

2015年3月14日，迎着初春的海风，张超如鹰走进位于渤海湾畔的部队营区。

张超是名“插班生”——同班的飞行员2013年就开始了学习训练，而他，要在1年内赶上战友们2年多的训练量。

“如果他能做到，说明新的训练方案可行，将大大加快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训进程。”戴明盟说。

与陆基飞行相比，舰载飞行面临的难题是着舰有效区域仅长36米、宽25米，必须把调整飞行的战机着陆误差控制在前后不超过12米、左右不超过2米，才能使飞机尾钩顺利挂住阻拦索，实现安全着舰。

伴随着绰号“飞鲨”的歼-15飞机阵阵轰鸣，年轻的张超开启了“加力模式”：

加入舰载战斗机部队6个月时，他追平了训练进度；10个月时，他第一次驾驶歼-15飞机飞上蓝天，所有的科目考核成绩，都是优等。

“张超进步快，是因为他特别用心。”一级飞行员丁阳记得，有一天，张超有个疑问，先是在餐厅和他讨论了半个小时，吃完晚饭又跟着到宿舍，到十一点半才离开。可丁阳刚躺下，张超又来敲门了，笑呵呵地说着抱歉，“有个问题想不通，睡不着”。两个人站在门口，直到把问题

弄清楚，张超才满意地回屋休息。

那些日子里，和张超同宿舍的艾群记得，每次飞行结束，不管飞得好坏，张超听完教员对自己的讲评，总会跑去“蹭”战友们的讲评，用来检查对照自己。

在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战斗的411天里，张超起降数量是其他部队战斗机飞行员年均水平的5倍以上。

“他的技术状态非常稳定，上舰指日可待。”战友们都这样说。

然而，就在上舰飞行的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候，张超却走了。

此生太短 下辈子我还嫁你

今年4月，张超牺牲前，妻子张亚曾想来部队看看他。

张超到舰载航空兵部队一年多，还没让张亚来过。他总说，“等我上完舰。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只有真正驾机在航母上起降了，才算得上是舰载战斗机飞行员。”

仿佛是一种巧合，4月27日，张亚买好了第二天的火车票，跟张超约好，先去沈阳看朋友，再趁“五一”假期来部队看他。

那天晚上，张超平日里很准时的“平安”电话却迟迟没有来，张亚打了好多个过去也没人接。她有些心慌，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挚爱海天飞行的丈夫已经走了。

“虽然我知道很多事故，但是一直都认为他不会出事。”张亚说，“张超特别自信，我也特别相信他，他技术好是公认的。”她没想到，这一次，张超“辜负”了她的信任。

4月29日早上，张亚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——

她喊他名字，他再也听不到了；她吻他嘴唇，却是那么冰冷……

她跪在灵前，自责着：“是不是我要来，影响你飞行了？”哭泣着：“我应该任性一些，早点来看你……”

她剪下一绺头发，装在张超胸前的衣袋里：“这辈子我们很短，下辈子我还嫁给你！”

张超的心愿，张亚一直记在心里——

张超最大的心愿就是上航母，现在她想替他去一次，如果不方便，能不能让战友们带着他的照片去？张亚不知道的是，原定在今年5月初的上舰资格认证，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安排家属给飞行员献花，她本就在邀请之列，只是还没等到通知她的时候，张超就走了。

如今，这份邀约依然有效。

战友们说，张超虽然不在了，但他永远是舰载航空兵部队的一员。

张超的电脑里，保存着一份歼-15飞机实际使用武器的教学法，不长，只有3000多字。

牺牲前，他结合实际使用武器的经验，利用20多天的休息时间，加班加点整理，不清楚、不确定的地方就打电话回老部队反复核实。

张超走后，大家利用他整理出的200多份视频资料、2万多字的心得体会，对那份教学法进行补充完善。

“今后，每一个学习歼-15飞机武器使用的飞行员，都会记住张超的名字。”孙宝嵩说。

前进路标 海天间英雄不死

张超的心愿，战友们一直记在心里——

张超牺牲前，累计飞行时间达到了一级飞行员的标准，相关请示文件也已经上报。但由于工作流程的原因，他牺牲时佩戴的还是二级飞行等级徽章。

这件事，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战斗机团参谋长徐英一直惦记着。追悼会的头一天，他专门赶到殡仪馆，摘下自己的一级飞行等级徽章，轻轻地别在张超的胸前。

“我不能让他带着遗憾走。”徐英说，张超的徽章，他会一直珍藏。

张超走了，他的心愿，战友们一直记在心里——

6月16日，张超牺牲后的第50天。天气晴朗，微风，少云，天际线清晰可辨，适宜飞行。

那天，站在张超坠地后的那片草地上，面对全体飞行员，戴明盟的声音沉着而冷静：“同志们，张超是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的第一位英烈，他既是一座精神丰碑，更是我们前进的路标。他时刻提醒我们，未来的考验还很多，要走的路还很长。但不管有多少未知，有多少风险，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前行！”

迎着无垠的海天，戴明盟第一个，张叶第二个，徐英第三个……滑行，加速，一架架“飞鲨”呼啸起航……

魂归海天，英雄不死！

据新华社